

第一章 我的醫術有問題

從林言殊有記憶以來，就是閉著眼睛走在陳家村，也沒人敢動她一根寒毛，沒法子，誰教她聰明可愛、人見人愛，更重要的是有個神醫師父。師父給村民看病從來不收銀子，師父稱之敦親睦鄰，而她視為收買人心。無論前者或後者，師父在陳家村是不可褻瀆的存在，當然沒有人敢欺負神醫視如女兒教養長大的徒弟。可是，今日她竟然在村子裡遭人綁架，這像話嗎？

這真的太不像話了，但落在人家手上，還是一群看起來就是練家子的兇殘人物，能夠不低頭嗎？

「你們綁……找錯人了，我不是大夫。」

林言殊從不知自個兒有如此溫柔的一面，難怪師父說生死存亡之際，人人都可以創造神蹟……若能活著見到師父，她一定要狠狠的拍師父馬屁，師父的「至理名言」原來是很有道理，只是凡人聽不懂，老是當她瘋言瘋語。

「妳不是大夫？」楚昭昀皺眉，看了斜後方的貼身侍衛洪興一眼。

「村子裡的小孩說她是大夫。」洪興怒視著林言殊。雖然這丫頭看起來不像大夫，但是人人都說她是大夫，難道還假得了？

「童言童語能當真嗎？我豈有資格稱為大夫？我師父才是大夫。」

「既然妳師父是大夫，為何妳不是大夫？」

「因為我沒有習醫的天賦啊。」林言殊很無奈的嘆了聲氣，接著道：「雖然早在我有記憶之時，我就跟著師父學習，辨視草藥沒問題，蒙著眼睛單聞氣味也可以正確無誤地道出草藥之名，不過醫術卻很有問題。」

「我師父也覺得很奇怪，我師弟跟著我師父不過七、八年，把師父的醫術好歹也學了一半以上，而我連一成都不到。你說我笨嗎？那可不，師父唯獨誇過我聰明絕頂，所以啊，只能說我缺乏學醫方面的天分。」

眉角一抽，楚昭昀忍著想伸手抓塊布塞住她嘴巴的衝動，「那妳師父或師弟呢？」

「他們去益州，十日之後方歸。」將來要繼承師父衣鉢的人是師弟，因此每回高門大戶請師父去治病，師父總要帶上師弟，當然也有例外的時候，若生病的是內宅那些貴夫人，她便比師弟更適合跟在師父屁股後面提藥箱。

「既然自幼跟著妳師父習醫，吹了風、身體不適，這種小病妳應該沒問題吧？」林言殊搖搖頭，覺得他太沒常識了。「你知道感冒可分為『風寒』和『風熱』兩大類型嗎？通常風寒型感冒是因為身體受寒，導致新陳代謝減緩，免疫力也同步下降，並有全身發冷、鼻塞、流鼻水、頭痛等等症狀；而風熱型感冒則是發燒、流鼻涕、喉嚨痛、卡黃痰等等，必須辯證論治才不會適得其反……」

「夠了，妳究竟是能治還是不能治？」楚昭昀真的被她搞糊塗了，囉哩巴唆一大串，好像很懂的樣子。

「我師父說我是蒙古大夫……這還是因為師父愛護我，願意稱我一聲大夫，不過我臉皮薄，實在不敢接受大夫之名，總而言之，若你不怕死，我就治啊。」

「……蒙古大夫？」楚昭昀忍不住伸手按壓右眼眉角，實在抽動得太厲害了。

「就是醫術不高明的大夫。」

這可教楚昭昀頭疼了，若是他，由著她折騰也無所謂，可是事關……

「有勞小姑娘了。」床上的男子出聲了。

「你真的要讓我治病？」林言殊的目光終於留意到床上的男子——雖然對方看起來極其「暗淡」，但因為聲音低沉軟綿，她覺得他比旁邊這位自命不凡的男子更好看。

衛容駿輕輕點頭，楚昭昀卻忍不住提醒林言殊——

「妳仔細一點，容先生可是很重要的人。」

林言殊沒好氣的送上一個白眼，只要是人命，哪一個不重要？

走到床邊，林言殊很有架式的先望診……易容？怔愣了下，她左右瞄了一眼，難道是房內視線不良產生的幻覺嗎？可是再看，她還是一眼就瞧出來他是易容的。師父說，易容乃因「見不得人」，換言之，八成是為了幹壞事，這種事她和師父都做過，譬如去妓館給人治病，實在不方便以真面目見人……不過，她看他不像壞人，倒是旁邊那位防備心極重的男人完全沒有善類該有的氣質。

「小姑娘可以治我的病嗎？」

林言殊調皮的對他擠眉弄眼，衛容駿見了一怔，立馬反應過來的回以一笑。

林言殊連忙收拾思緒，定下心來，專心為他診察，不過老天爺真愛跟她開玩笑，這個男人的體內竟然有……咬了咬下唇，決定忽略不該關注的焦點，她大大鬆了一口氣道：「你是風寒感冒，我開張方子。」

「多謝小姑娘。」

「不客氣，不過下次若能光明正大請我上門治病，當然更好。」林言殊俐落的開了一張方子，然後迫不及待的要走人，不過某人顯然無意就此放過她，緊跟在後。

「你還有何指教？」林言殊轉頭瞪著楚昭昀。

「妳府上應該有藥材吧。」楚昭昀倒是沒有懷疑林言殊的診斷，因為衛容駿此次生病的情況與過往一樣。

「當然。」林言殊的眼神轉為防備。

「我們就在妳府上抓藥，還要請妳熬藥。放心，不會少了該給的銀子。」

「你要在我那兒抓藥也成，至於熬藥，我會白紙黑字仔細交代，保證再笨的人也知道如何熬藥。」

從她被人一掌敲昏了，扔上馬車送到這兒，她對此地的感覺就只有兩個字——危險，她恨不得早早跟這群人劃清界線。

「容先生病好之前，還要勞妳費心在旁伺候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還有，這兒的事一個字也別透露，我們不認識妳，妳更不認識我們。」

林言殊極力推拒，「我不可能一直待在這兒，我家中還有許多人。」

「相信妳找得到理由出門。」若非這丫頭野得很，他豈能不鬧出動靜攬人？

林言殊張著嘴卻說不出話來，平日她最常做的就是跑上山鑽研各種草藥，同時採草藥，身邊伺候的丫鬟三日沒跟她說上一句話也不奇怪，更別說是其他人，反正天黑了有見到她回去吃飯睡覺就好。

「馬車只能送妳到陳家村外面，不過妳放心，我的人會暗中保護妳，記得快去快回，容先生還等著妳熬藥。」

保護她？林言殊唇角一抽，這是警告她暗中有人監視她吧！

除了師父之外，燕州最厲害的大夫全在晉陽城，他們不去晉陽城尋大夫，卻抓著她不放，這不就說明他們的身分必是見不得人嗎？她恨不得不認識他們，又豈會拖累其他人？

「洪興，送林姑娘回去取藥。」

洪興走上前，恭敬的行禮道：「林姑娘請。」

林言殊強忍著想揮拳揍人的慾望，走向停在院子的馬車。好吧，就當做好事，師父說過，做好事絕對不會吃虧。

雖然她是無父無母的孤兒，全因師父一時想不開抱回來撫養……這是師父說的，又不是從自個兒肚皮出來的，還要操心她，這不是想不開嗎？總之，林言殊也是被嬌養伺候長大的，如今卻要像丫鬟般伺候人，還是個男人，她總覺得渾身不自在，更彆扭的是，有人一直看著她，不是愛慕，而是擔心她在藥湯裡面動手腳……看似如此，也許另有圖謀，反正就是想對她不利的樣子。

「你能不能別再盯著我了？」林言殊覺得這個男人真的很怪，他顯然是這兒身分最尊貴的人，因為人人都稱他一聲「公子」，可是他的行徑卻像小廝，總是搶著伺候容先生喝湯藥……這兩人的關係不單純哦。

「妳這丫頭看起來就個不安分的。」楚昭昀毫不掩飾對她的不信任。

「若我有心在藥湯裡面動手腳，你也制止不了我。」她對治病不擅長，卻是個使毒高手。

「妳若能在我眼皮子底下幹壞事，我就白活了。」

「你要試試嗎？」她真想在他自命不凡的臉上狠踩一腳，必定很爽——師父說此字極其不雅，但是深得吾心，總教人情不自禁就脫口而出。

眉角一抽，楚昭昀突然有一種感覺——這丫頭非常人也！「容先生若是出了什麼事，我第一個宰了妳！」

林言殊嘿嘿一笑，錯不了，他們之間絕對有不可告人的關係。

「妳這是什麼眼神？」他可以肯定這丫頭的小腦袋裡盡是汙穢。

「我還不曾見過像你這樣的好主子。」林言殊婉轉的道。

「我向來護短。」

林言殊唇角勾了一下，「這是護短嗎？」

「我就是如此護短，不行嗎？」楚昭昀忍不住激動的提高嗓門。

「我又沒說不行，你何必如此緊張？」林言殊笑得越來越曖昧了。

楚昭昀恨恨的咬牙切齒，這丫頭的小腦袋究竟是如何長的？「妳最好記住，容先生於我而言是夫子，並非下屬。」

「是是是，容先生是你的夫子，你不過是敬重他，對他滿是孺慕之情。」她無意越描越黑，只是從她嘴裡說出來，好好的一段話就歪了，莫怪她師父老愛說她心思亂七八糟，再正經的事也可以被她搞得不成樣子。

聞言，楚昭昀眼一瞇。她用不著在藥湯裡面動手腳，他就想捏死她，這丫頭的存在就是為了逼瘋人！

林言姝感覺自個兒被死神盯上了，不由得縮著脖子，努力降低存在感，可是那雙充滿殺氣的眼睛盯緊她不放，還好某人清了清嗓子，適時為她解圍。

「你怎麼下床了？」楚昭昀關心的跑到衛容駿面前。

「屋裡太悶了。」

林言姝撇了撇嘴，說他們沒有見不得人的關係，可能嗎？

衛容駿彷彿沒有聽出林言姝的話中有話，行禮道：「多謝小大夫。」稱呼從小姑娘變成了小大夫，這是對她的尊敬。

「不必，只要留我一條小命就行了。雖然我醫術不精，但是小病還應付得來，師父不在時，多多少少可以幫助村裡的人，窮人家若非不得已不會上城裡的醫館看大夫。」言下之意，她還是有那麼一點點存在的價值。

「我們幹啥要妳的命？」楚昭昀搶著道。

林言姝打量了他一眼，他看起來就是準備將她滅口的樣子。

楚昭昀懊惱的跳腳，「妳知道爺的身分有多貴重嗎？爺豈會為了一個卑賤的小丫頭弄髒自個兒的手？」

林言姝語帶嘲諷的唇角一挑，「是是是，還真是謝謝你，我不值得你弄髒手。」

「不過，妳最好忘了我們，否則，我不能保證會不會忍不住弄髒手。」楚昭昀的眼神轉為陰沉。他出身武將世家，斬草除根是他的處事原則。

「放心，我對於不想記住的人從來不會記住。」她同時奉送一個很不屑的眼神，顯然在說：他一點也不值得她記住——這也是事實，她向來不喜歡為難自己，討厭的人當然不會放在心上自我虐待，忘得快，日子才會快活。

「公子童心未泯，就愛捉弄嚇唬人，請小大夫別當真。」衛容駿緩和氣氛道。

楚昭昀顯然不服氣，可是又不敢出言反駁。

林言姝的目光忍不住在他們兩人身上轉了一圈，主子不像主子，謀士不像謀士，說他們是主僕，打死她也不相信。

「謝謝小大夫這兩日的照顧，我感覺好多了。」

「容先生再服上兩日的藥湯就可以了。」

此時藥已經熬好了，林言姝將藥湯倒進碗裡，拿起一旁的蒲扇輕輕搗了一會兒藥湯，摸了摸藥碗，不燙人了，再用托盤送到衛容駿面前。

衛容駿拿起藥碗，一口氣喝了，將藥碗放回托盤上。

林言姝欲言又止的看著衛容駿，咬了咬下唇，顯然很苦惱。

「妳這丫頭真是失禮，怎能如此肆無忌憚的盯著男子？」楚昭昀將衛容駿擠到一旁，想要擋住林言姝的目光。

這丫頭難道發現了嗎？

林言殊忍不住翻白眼，「又不是看你。」

「若妳敢盯著我看，我一掌將妳打暈了。」

「謝天謝地，這種事絕對不會發生。」她不喜歡他這種高大威猛的武夫，倒是容先生，易容之後看起來也許沒有他俊俏，但是通身的氣質優雅高貴，簡直就是師父口中所謂的極品男人。

林言殊繞過楚昭昀，再次站在衛容駿面前，不待楚昭昀反應過來便道：「不知容先生可否允許我說幾句唐突話？」

「小大夫請說。」

「這位公子不是個好主子，你為他效力，小心將來不得好死。」林言殊不客氣的斜睨楚昭昀一眼。其實她是擔心容先生的清白，容先生對他這個主子顯然沒有不可告人的心思，而這個主子卻將容先生視為所有物，容先生如此柔弱，將來怕是逃離不了他的魔掌。

楚昭昀激動的哇哇大叫，「妳是什麼意思？」

林言殊挑釁的對他揚起眉，「難道不是嗎？我幫你們，你卻老想著對我不利，為你這樣的人做事值得嗎？」

「我不會要了妳的命。」沒錯，他覺得只有死人會乖乖閉嘴，可是若沒有理由的就要了她的性命，良心總是過意不去，因此這兩日他盯著她不放，試圖尋找讓他出手的理由，不過，他自認為很小心，沒有暴露殺意，沒想到這丫頭還是察覺到了。

「你可以對天發誓嗎？」

「我說話算話，除非妳踩到我的底線。」

林言殊輕哼一聲，他的底線在哪兒不是他說了算嗎？

楚昭昀真的很想捏死她，若非目前她活著很有價值，他絕不會與她廢話。

「今日洪興帶了人在燕子山採了不少草藥，待會兒小大夫別忘了帶回去。」衛容駿又出聲調節氣氛。

她出門的藉口是上山採草藥，若是連著兩日都空手回去，難免說不過去，沒想到她昨日隨口提了一句，今日容先生就讓人為她上山採草藥……容先生真是體貼得令人感動，不想喜歡他也難。

「謝謝容先生費心了。」林言殊給了衛容駿燦爛的一笑，趕緊轉身跑去找洪興。

「進去吧。」衛容駿轉身走回房間，楚昭昀乖乖的跟在後面。

楚昭昀站在窗邊，從微微打開的縫隙往外看去，林言殊正興高采烈檢查洪興他們採回來的草藥，還不忘充當夫子解說草藥的藥效……他看她就是個不安分的，留著她，絕對是禍患，可是不留她，良心難過。

「既然答應留住人家的小命，就別再生出其他想法。」

若是教林言殊聽見衛容駿此時說話的口氣，她絕不會認為他柔弱可欺。儘管身子不好，但是他絕對比楚昭昀更陰狠，心思也藏得更深。

「那個丫頭一雙眼睛賊溜溜的，看起來就是滿肚子鬼主意的耍奸之徒，她會不會

發現你的身分？」他的身分暴露了也無妨，畢竟他楚昭昀來燕州的目的是尋找妹妹，並非不能攤在人前的隱密事。

「她連你是誰都不知道，如何發現我的身分？」

沒錯，雖然她只知道他姓楚，不過並沒有試圖打探他的來歷，而這正是她聰明之處，好似對他們全無好奇之心，如此一來，便能降低她在他們眼中的危險程度。

「我看這丫頭就是個不簡單的，她應該只有十三、四歲，可看來比我娘還精明。」

「姑姑性情溫婉，向來不喜與人爭競，京中貴女十之有九比她精明。」

楚昭昀的母親雖是庶出，但因是老寧國公唯一的女兒，可以說是備受呵護長大，後來成了永安侯的繼室，小了永安侯十二歲，永安侯更是疼妻疼得跟眼珠子似的，處處為她打點，養得她更不擅於算計謀劃。

「我娘只是懶得費神，也不是真的不精明。」終究是寧國公府養出來的女兒，寧國公府一門兩個爵位，在京中權貴間的地位無人能及，對孩子的教養自是精細講究。

「你越擔心，越容易露出馬腳。」

「若非你是小舅唯一的兒子，我何必如此操心？」楚昭昀懊惱的一瞪，「小舅母也真是糊塗，又不是不知道你的身子禁不起折騰，竟然讓你來這兒冒險。」

「正因為我身子不好，沒有人相信我能做什麼，更方便我行動。」

「是啊，可是一來到燕州就病了，這會兒連大門都出不去。」

「初來這兒，一時無法適應這兒的天候，過幾日應該會好一點。」

過去，衛容駿大多待在濕熱的南方，偶爾回京也會避開冬日，不過這一次是皇上緊急召回，無法挑適宜的天候出門。

楚昭昀舉起雙手在嘴邊哈了一口氣，「明明入春了，為何感覺還像是冬日？」

「這兒比京城還冷，漸漸適應了，就不會覺得太冷了。」

頓了一下，楚昭昀忍不住再確認一次，「你真的要留住那丫頭的小命？」

「你不是已經答應人家了嗎？」

「你的病還沒好，能不答應她嗎？」

「既然答應了，就信守承諾，別再想東想西。」

「我倒是無所謂，但若她說了不該說的話，我不過是提早讓人知道我來到燕州，你可不行。」雖然表哥以謀士的身份掩護，還刻意易了容，可是通身的矜貴氣質很難壓得住，也正因為如此，生病了卻不敢上晉陽城尋大夫，就是怕人留意到他。

「只要記住我是你的謀士，別當我是玉瓶兒，尊貴得連碰都碰不得，就不會有人察覺到我的真實身分。」還好他聽出小大夫只當子書有龍陽之好，並未往他的身分琢磨。

楚昭昀覺得好無辜，「若你出了事，我如何向小舅舅、小舅母交代？」

「我的身子是不好了點，可還不至於弱不禁風，否則皇上也不敢讓我來這兒。」

「我知道，你是小舅母的寶貝疙瘩，若非逼不得已，皇上絕不會打你的主意。」

小舅母安寧長公主是皇上唯一的胞姊，皇上能夠順利推動海運，大權在握，讓大周朝百姓漸漸脫離貧窮，可以說是安寧長公主的功勞，而曾經與北遼同為大周最

大外敵的南越，更是小舅這位駙馬爺打下來的，小舅因此得了一個鎮南侯爵位，換言之，小舅和小舅母是皇上最親的人也是最大功臣，皇上豈會打他們唯一寶貝兒子的主意？

只是，此次關係到北境的長治久安，而最能貫徹皇上心意，又精通北遼各部落語言的只有小舅一家人，不過小舅和小舅母太過醒目，容易被燕王府盯上，而衛容駿因身子不好，很少見人，自然更容易避人耳目。

燕州可以說是一個很特殊的存在，大周朝成立之初，太祖皇帝為了專心對付朝中權貴，不得不藉著分封諸王鎮守四方，後來太宗皇帝繼位，權貴的勢力弱了下來，藩王就成了眼中釘肉中刺，太宗皇帝便一點一滴削弱這些擁兵自重的藩王，可是即便如此，也不敢輕易撼動鎮守北境的燕王，乃因燕州北方有一個最強悍的民族——北遼。後來溫和保守的仁宗皇帝繼位，更是不敢招惹燕王，燕王便在朝廷的放縱下漸漸成了大周的隱患。

當今皇上繼位後，北遼內鬥，求和之聲四起，可是一旦大周和北遼議和，雙方開市互貿，裁減北境軍隊是為必然，而皇上無須任何理由就可以削弱燕王的兵權，這是燕王最不樂意見到的。因此議和一事剛剛傳出來，北境就陸陸續續出現盜匪作亂之事，盜匪的來歷直指北遼，朝廷反對議和之聲興起。

皇上相信這是燕王所為，是為了要阻止議和，最後皇上只能對外宣稱派出欽差查明盜匪作亂之事，不過卻是暗中派衛容駿執行與北遼的議和。

「你不必擔心我，我自有分寸。倒是你，真的準備將那個孩子找回來嗎？」

原以為十幾年前從西北返京途中，因為遇到流民而跟著奶娘一起墜落山崖死掉的孩子，竟還好好活在這世上，這本是開心的事，可是安然躲過流民攻擊的奶娘未逃至家鄉就病倒了，心想大概是活不下了，正好遇見一位前往福恩寺祈福的姑娘——雖然看起來妖妖嬈嬈，不是正經人家的姑娘，可是想要孩子活命，也只能託給對方。

後來奶娘花了許久時間養病，終是活了下來，回到京城來說了這事。

孩子在妓館長大，會養出什麼德性？永安侯認為索性當孩子死了，但永安侯夫人說什麼也不願意，孩子再不好，也是懷胎十月生下來的，再說了，若是那位姑娘早就帶著孩子離開妓館，她的孩子會不會正在受苦？

一頓，楚昭昀難澀的道：「若是妹妹真的在妓館長大，我倒寧願她死了。」

「她總歸是你妹妹。」

「永安侯府實在要不起一個流落妓館的女兒。」他可以理解母親失而復得的心情，可是他與爹的想法一致——永安侯府更為重要，若這個妹妹會成為永安侯府的禍患，還不如不認，只要給她一份家產，保她一生錦衣玉食也就夠了。

「你也不必太擔心了，她不是還未及笄嗎？想必還是清倌。」

「若是如此，倒也是不幸中的大幸。」

略一思忖，衛容駿總覺得此事疑點重重，「那位奶娘有沒有可能說謊？」那奶娘一回到京城，就被永安侯府的人發現，這不能不教人懷疑暗藏陰謀。

「我們不是沒有懷疑，但是奶娘為何要說謊？」

「有人在背後操縱此事。」

「若是奶娘背後有人，目的何在？我爹得罪的人不少，我娘卻是向來與人為善。」
假使真有人藉著此事作怪，這種手段也應該是出自內宅婦人之手。

衛容駿想不透的正是這一點。

「我爹說了，如今最要緊的還是先找到人。」

「你可想清楚了，如何尋人？」

「不急，總要等我真正到了燕州，才能夠採取行動。」

衛容駿點了點頭，顯然累了，眼睛一閉便睡著了。

楚昭旼走過去為他蓋好被子，退出房間。

第二章 師父最好了

「為何老是將窗子關上呢？」

每次端著藥湯進房間，林言殊總是習慣性的看了窗子一眼，見窗子緊閉，就一定要走過去將窗子打開。

「房裡太過沉悶、空氣汙濁，反而不利於容先生養病，還不如適度的讓空氣流通。
從這兒看出去，正好可以瞧見院子裡面的杏花，看了心情愉快，有益健康。」

「小大夫喜歡什麼花？」衛容駿接過林言殊遞過來的藥碗，一口氣喝了。

「我沒有特別喜歡的花，只要看起來賞心悅目，聞起來很香，讓人心情很好，我就喜歡，師父還因此取笑我貪色貪香，一點品味都沒有。」

「妳師父錯了，貪色貪香也是一種品味。」

林言殊聞言樂開懷了，右唇邊的梨渦更深了，整個人彷彿沾了蜜似的甜美極了。

「還是容先生聰明，我竟然沒想到，下回我可要告訴師父，我也有自個兒的品味。」
衛容駿從不知一個人的笑容可以如此動人，如同東升的旭日，令人不禁屏息視之……他對陌生人向來防備，可是第一次見到她，他就有一種很親近的感覺，是因為她一眼就發現他易容嗎？

收起思緒，他笑著道：「妳們師徒感情很好。」

「我是師父撫回來養大的，感情當然好。」

他沒想到她竟是無父無母的孤兒。

「明日容先生不必再用藥了，我就不來了，我在此先跟容先生告辭。」林言殊恭敬的行個禮，便準備收拾藥碗走人。

「對不起，我們不是有意嚇唬小大夫。」

「沒關係，留我一條小命就好了。師父說我很可愛，沒有我的日子無聊又無趣，雖然我醫術比不上師弟，她還是覺得我最棒了，以後還盼著我給她養老送終，若是我比她短命，如何給她養老送終？」

衛容駿差一點爆笑出聲，這個丫頭喋喋不休的樣子真是可愛，「公子不是忘恩負義之人，請小大夫放心。」

「沒有人願意當忘恩負義之人，皆是情非得已，不得不為。」換言之，真要忘恩負義，總是可以找到理由。

「我保證公子不會傷小大夫一根寒毛。」見她心存懷疑的樣子，他索性舉手給予

保證，「若他不想與我從此不相往來，他絕不會傷你一根寒毛。」

「我信你。」真是可惜，容先生如此溫文爾雅的男子應該配個仙姿般的美人，為何會跟粗暴的楚公子湊在一起呢？

衛容駿拿起枕邊的錦袋遞給林言殊，「這幾日多謝小大夫照顧。」

「不必了，那位楚公子已經給了我一張一百兩的銀票。」

「這是我的心意，請小大夫收下。」

人家堅持要她收下，她也沒必要客氣。雖然師父醫術高明，研製各種藥丸，賺了很多銀子，但是經常給窮人義診贈藥，銀子花得也很兇。

林言殊收下銀子，頓了一下，還是決定將昨晚從張嬌那兒聽到的事告訴他，給他提個醒，「對了，最近燕王府的侍衛不時在晉陽城巡視。」她直覺燕王府的異常舉動應該與他們有關。

怔愣了下，衛容駿看著她的目光變了，「小大夫總是隨時留意晉陽城的情況嗎？」

林言殊點了點頭，「師父說燕州緊臨北遼，北遼一旦有異動，最先得到消息的必然是燕王府，因此我們這種小老百姓想在此地生存，要時時留心燕王府。」

「你師父真是個了不起的人。」

「我也覺得師父很了不起，可是師父說，她沒什麼了不起，不過是比尋常人看得更透徹，知道在燕州誰的臉面都可以不給，唯獨燕王府的臉面要盡可能守住，若是守不住，就是逃難的時候。」

「晉陽府府尹的臉面也能不給嗎？」

林言殊的眼神一沉，容先生是朝廷的人嗎？不過，她故作聽不明白的道：「府尹的身分比得上王爺嗎？」

衛容駿立馬明白過來，晉陽府府尹雖是皇上欽點的人，甚至算得上皇上親信，可是到了人家的地盤上，能夠不屈服嗎？

他連忙換上輕鬆的口吻，「就我所知，燕王仁慈寬容，很受燕州百姓愛戴。」正因為如此，皇上不願意正面跟燕王對上，一旦內鬥，受損的可是大周人民。

「我不清楚燕王是什麼樣的人，不過對燕州的百姓來說，燕王是個好王爺。」他至少不會魚肉百姓。

「燕州百姓心目中，燕王想必比皇上來得重要吧？」

「這也是沒法子的事，皇上離我們太遠了，而燕王若是不好，我們日子恐怕就不好過。」老百姓都是很實際的，日子好不好過才是最重要的事。

「是啊，天高皇帝遠，百姓日子不好，皇上要管，最多也只能派個正直的好官過來，又豈能如在地這些當權者能夠直接左右百姓生活？」

「百姓的心願很小，有實質的利益就感恩戴德。」

「你是不是也很感謝有燕王？」

「我看燕王還不錯，不過師父說，燕王是聰明人。」

沒錯，燕王最大的依靠並非北遼的威脅，而是燕州百姓，皇上不怕以武力解決燕王的問題，就怕激起民怨。

既然他已經知道晉陽城的情況了，林言殊也不好再說下去，免得多管閒事——師

父說過，不清楚狀況，就別多嘴，免得好意變成多管閒事，好心卻沒好報。

「謝謝。」

頓了一下，她晃了晃手上的錦袋，「容先生已經謝過我了，而且我收了銀子。」

「……」他是謝謝她告知燕王府的動靜。

林言殊突然想起一事，解下腰上的荷包，從中取出一張方子遞給衛容駿，「差點兒就忘了，這是我為容先生設計的四季養生方子。容先生的身子嬌貴，最好能夠從平日保養調理，長年下來，就不至於因為天候稍有變化，身子就遭難了。」衛容駿打開方子細細看起來。

「容先生老是吃藥，肯定聞到藥味就覺得噁心，不過容先生放心，這些藥膳都很美味，保證容先生喜歡。」

雖然他每次吃藥都是一鼓作氣的喝完，可是臉上的表情很僵硬，顯然是在壓抑內心深處的厭惡感。

衛容駿不自覺的唇角上揚。連爹娘都以為他是最聽話的病人，說到吃藥，他從不拖泥帶水，沒有人發現他其實很討厭吃藥，而她竟然察覺到了。

「還有，我不會害容先生，這方子可別隨手扔了。」

「我不會。」

林言殊看了窗外一眼，若是那位楚公子瞧見了，很可能一把火燒了這方子。

衛容駿看出她心中所想，笑言道：「公子並非不知分寸之人，這是小大夫給我的，公子不敢毀損。」

「那就好。」林言殊再次行禮道別，順道帶走藥碗。

衛容駿再一次仔仔細細看了一遍方子，珍惜的摺好，放進繫在腰上的荷包裡。

看著高掛天際的月兒，林言殊無意識的晃動兩隻腳。明明已經在能力所及範圍盡力幫他了，為何她還是覺得對不起他？那位楚公子絕對是個壞蛋，一邊有求於她，一邊卻又算計她的性命，她只要多跟他相處一日，就多作一日噩夢，可容先生卻是好人，若非容先生維護，相信楚公子不會如此輕易放過她。

他們雖是一夥的，在她看來卻是不同，楚昭昀是死是活與她無關，但她不能不在意容先生的生死。

「丫頭，怎麼了？」林雨蘭抬頭看了樹上一眼，便在樹下的鞦韆上坐下。

「我睡不著。」

林言殊對林雨蘭的出現毫不驚訝。師父就是這樣子，只要不出門，每晚安置前總要一一巡視，確定他們沒有不睡覺偷看書，就是師弟，如今都十八了，在師父眼中依然是沒長大的小屁孩……師父在被趕出夫家之前，曾經有過一個孩子，後來小產失去孩子，因此師父看他們就像那個失去的孩子。

林雨蘭忍不住翻白眼，這不是廢話，難道這個時辰爬到樹上是為了睡覺嗎？

「我不在時，妳日日早出晚歸，都去哪兒野了？」

林言殊不服氣的撇了撇嘴，「我早出晚歸不是四處瘋玩，是去幹活。」

「幹活？」

「真的，我還掙了很多私房錢。」師父看不起她的醫術，總是取笑她，若她能靠醫術掙銀子，掙得的銀子就留著當私房錢，將來嫁人多一點壓箱底的底氣。

「掙了私房錢應該很開心，為何心煩睡不著？」

頓了一下，林言殊悶聲道：「師父，若是有個很討厭的壞蛋求到妳面前，妳會為他治病嗎？」雖然中毒之人是容先生，可是想解容先生身上的毒，就不可能不跟楚公子打交道，難保他不會突然看她不順眼，出手了結她的性命。

「當然，只要願意給銀子，凡事好商量。」

林言殊唇角一抽，不應該問師父，有銀子，師父一向沒有原則。

林雨蘭顯然知道她的想法，苦口婆心地藉機教育，「丫頭，雖然我們做的是救人一事，但是救人也要吃飯，懂嗎？」

「知道，從富人那兒多拿一點，才能幫助窮人。」

「沒錯，我們絕不可以跟銀子過不去。」現實是很殘酷的，尤其在這個絕大數人只能溫飽的時代，口袋不夠深，往往只能眼睜睜看著一場雪災奪走無數人性命——這是她時空穿越來此，經過無數次挫敗之後所得結論，再說了，若她不願意幫那些富人治病，如何能有今日神醫之名？

「可是壞人好了，跑去殘害窮人，豈不是好事變壞事？」

「丫頭，父母生下孩子，難道還能管得了他當好人還是壞人嗎？」換言之，行善行惡是自個兒的選擇，從來不是他人的責任。

「我懂，可是我若救了他的命，他跑去幹壞事，我心裡過不去。」

林雨蘭沒好氣的瞥了樹上一眼，「若是擔心救了他，他跑去幹壞事，索性別救，省得妳半夜不睡覺在這兒煩心。」

沉默了半晌，林言殊喪氣的道：「我心裡也過不去。」

林雨蘭真是恨鐵不成鋼，「明明是個聰明的，為何如此心軟？」

林言殊咬了咬下唇，虛心請教，「師父，聰明和心軟有關嗎？」

「當然有關，聰明人懂得利害輕重，不會放任情感作祟。」

仔細想想，林言殊還真是無法反駁。

林雨蘭擺了擺手道：「好啦，說吧，是誰令妳如此心煩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「不知道？」

雖然人家下了封口令，可是對林言殊來說，師父比她的性命還重要，她當然不會瞞著師父，於是從她被擄了開始細細道來，總之，她看得出來楚昭昀非富即貴，不過真實身分還真是摸不著頭緒。

若是林言殊不是在樹上是在身邊，林雨蘭必然一腳踹過去。「連人家是誰都不知道，妳竟然沒出息的在這兒心煩不睡覺，妳還真有出息！」

這樣說是有出息，還是沒出息？林言殊當然不敢抓師父的語病，乖巧的道：「是，我是沒出息，可是一想到明明看出他中毒卻置之不理，這兒總覺得很難受。」雖

然師父在下方看不見，她還是指著胸口道。

林雨蘭略一思忖道：「我問妳，妳確定解得了他身上的毒嗎？」

「不確定，若是從脈象上來看，他體內的毒並不兇猛，可是很霸道，不易對付。此毒一直留在他體內沒有發作，有可能是受到藥物控制，不過，若是如此，為何不解，而只是控制它？我想，應該是此毒極其難解。」她是下毒解毒高手，但這世上總有她不認識的毒，能否解得了，還真的很難說。

「既然不確定能否解了他身上的毒，那教他配合妳解毒，他願意嗎？」醫病之間若缺乏互信，就是小感冒也可以拖上一、兩個月。

林言殊沉默了。

「妳可還記得師父告訴過妳，寧可人家求妳，別自個兒傻乎乎送上門，人家來求妳，妳更方便做事，不用老是遭人質疑。再說了，這是他們的錯，若是一開始光明正大上門求醫，此時妳有心出手相救，也不至於不知道上哪兒找人。」

對哦！林言殊精神一振，「是啊，他們有錯在先，如今我想幫也無從幫起。」

「下來了，待在上頭待太久小心著涼。」

林言殊三兩下就從樹上爬回地面，拉了拉衣服，蹲在林雨蘭身邊，好奇的問：「師父，妳覺得他們是什麼人？」

「人家不讓妳知道，妳就別好奇了。」

林言殊忍不住斜睨了她一眼，「師父，妳是人嗎？」

林雨蘭狠狠的送她一顆栗爆，教她吃痛的用雙手捂著額頭。「妳師父不是人，難道是狐狸精嗎？」

林言殊覺得很無辜，「凡是人，都有好奇心，可是師父好像從來都沒有好奇心。」

林雨蘭冷哼一聲，「妳覺得命比較重要，還是滿足好奇心比較重要？」

「當然是命比較重要，但我還是會有好奇心啊。」這根本是一種本能好嗎？

「將來等妳活到師父這個歲數，妳就會知道這世上有許多事是無解的，好奇心不過是自尋煩惱。」就好比她這個原本生活在現代的人，莫名其妙穿越來這兒，若是她老追究為何如此，日子還過得下去嗎？

林言殊點頭承認師父說的有理，可是……「我還是很好奇。」

「妳這丫頭就是個沒出息的。」

林言殊嘆了聲氣，「師父會不會對我很失望？」

「師父從來不期待妳成為神醫，而且說到識毒解毒，師父就沒有妳的本事，難道妳會對師父失望嗎？」見她搖搖頭，林雨蘭接著道：「人啊，各有所長，沒有一個人萬事皆通，這不是很好嗎？否則，豈不是累死了！」

林言殊笑了，「師父最好了。」

林雨蘭拍了拍她的肩膀，起身道：「該回房安置了。」

「是，師父。」

和師父一番話說下來，林言殊感覺無事一身輕，她想好了，若是有緣再次相遇，他們求到她面前，她一定會盡自個兒所能，為容先生解毒。

來到燕州半個多月了，可是如今只能窩在莊子裡下棋品茗，楚昭昀越想越悶。

「我認輸了。」楚昭昀沒耐性的扔下手上的棋子，「你的人為何還不回來？他們不是已經順利潛入北遼了嗎？」

衛容駿好笑的看了他一眼，不疾不徐的收拾棋盤，「你以為潛入北遼就可以見到莫哈了嗎？」

「這都好幾天了，會不會出了意外？」

楚昭昀實在很擔心，他們那行人是混在商隊之中進入北遼，如今大周和北遼處於敵對，姑且不論商隊能否一路安全抵達北遼，就是進了北遼之後，商隊的安危也不受官方保障，當然，官府不會輕易危害商隊，畢竟透過兩國民間交易方能取得大周物品，而這些商隊的背後都有權貴當靠山，誰也不會輕易招惹，可是一旦遇到權貴之間的內鬥，難免淪為犧牲品。

「不會，我的人都是最頂尖的。」

自從五歲那一年身中奇毒，他在蔣太醫照顧下活了下來，爹娘不但要他習武，還在他身邊組織了一支最厲害的侍衛隊，他們各個都有以一敵十的本領，尤其此次負責前去北遼與莫哈王子接觸的衛林，更是足以稱為大周第一高手，而且深沉內斂、心思縝密，此行還帶上衛風這樣的易容高手，絕對能夠完成任務安全回歸。

「我知道你的人都是最頂尖的，可是萬一發生狀況……」

「若是遇到狀況，他們也可以安然脫困。」

皇上坐穩龍椅之後，盯上燕王，爹娘便悄悄在北遼做了佈置，衛林他們潛入北遼並非沒有援助，因此遭遇麻煩也不至於無法脫身，只是需要多一些時日。

「你確定？」

「你別心浮氣躁。」

見他氣定神閒的樣子，楚昭昀更鬱悶了，忍不住嘆氣道：「我們每日悶在這兒，沒病也會悶出病來。」因為林言姝透露的消息，他們發現燕王很可能得到他來此的消息，故而這些日子，他連喬裝出門都不敢了。

「我知道限制你行動，確實難為你了。」

「既然燕王已經得到我來這兒的消息，我繼續藏著也沒什麼意義。」

「問題不在於你，而是我。」子書來燕州的目的不宜張揚，卻沒有不能說出口的，燕王知道也無妨。

「我知道，不過，燕王府的人即使見到你，應該也不知道你是誰。」

「雖然這些年我都待在南方，但是皇上讓我們舉家遷回京城，燕王只怕也得到消息了，再加上我們的關係，若是在京城一直未出現在眾人面前，他會懷疑我跟著你來到燕州也不是不可能。」

「這倒是，可是他早就得到消息了，我卻遲遲沒有現身，他說不定更會覺得奇怪。」

「燕王得到你來燕州的消息，並不表示你已經到了燕州，難道你不能藉此機會走訪山川美景嗎？不過，這幾日你可以開始悄悄上妓館尋人。」

他未在小大夫提醒燕王府舉動之時，就讓子書上妓館尋人，為的是不想顯得只關注燕王府這邊的行動，這樣太刻意了，而且可能反倒會暴露他們一直隱身在暗處。

怔愣了下，楚昭昀瞪大眼睛，「你要我現身了？」

「從燕王府派人打探你的行蹤至今快半個月了，你是該出現了，不過，你要找一個流落在妓館的妹妹，不是值得大肆宣傳的事，你想要悄悄行動，無意驚擾任何人，此乃人之常情，這也可以解釋你此行為何行動隱密。」換言之，若是小大夫不小心將他們的行蹤透露出去，也不必擔心燕王想太多。

「燕王只怕不會相信我單純來這兒是要找妹妹。」

「他相信與否並不重要，不過，設宴款待你是免不了的。」

「我要去嗎？」楚昭昀苦惱的皺眉。出身武將世家，他習慣直來直往，應付燕王這種老狐狸，簡直是折磨他。

「為何不去？燕王府可以幫你找妹妹。」子書想在不暴露身分的情況下暗中打探妹妹的下落並非易事，還不如讓燕王府出面。

「對哦，燕王府可是這兒的地頭蛇，他們想找人肯定比我容易多了……」楚昭昀突然想到一件很重要的事，「不行，如此一來，燕王府豈不是可以藉此拿捏永安侯府？」

「你想在燕州尋人，你就避不開燕王府。」

「按你這麼一說，我不想將把柄送到人家手上也不行，是嗎？」

「這也不算把柄，不過是關係到臉面，燕王也不見得會藉此拿捏永安侯府。」

想了想，楚昭昀還是搖了搖頭，「我還是覺得不妥，燕王豈會白幹活？」

「他們越清楚你的行動，越不會盯著你。」

「是嗎？」楚昭昀皺眉，「燕王這個人疑心病很重。」

這倒是，衛容駿只好安慰道：「即使他們發現我的身分，我也不至於無法從這兒殺出去，你真的不必擔心我。」

楚昭昀不屑的「哼」了一聲，「你這種破身子還是別在人家的地盤上撒野。」

「你不覺得我最近氣色越來越好？」

頓了一下，楚昭昀不甘心的點頭承認，「看起來確實更像個活人。」

衛容駿差一點失聲笑了，難道他看起來一直很像死人嗎？他不過的確是臉色略顯蒼白，容易感染風寒……算了，在武將眼中，白面書生與死人相差無幾。

「你還教我不要用小大夫的養生方子。」

雖說那丫頭立了很大的功勞，但是提起此事，楚昭昀還是忿忿不平，「那丫頭為何不當著我的面給你方子？背著我偷偷摸摸的，看起來就是不懷好意。」

「你老是防著她，若她當著你的面給我方子，說不定你直接將方子撕了。」

「我是如此粗魯無禮之人嗎？再說了，事關於你，我可不敢衝動行事，不過我會先送回京城查驗，絕不允許你貿然使用。」

「送回京城查驗太麻煩，所以我索性先吃了，而事實上也證明我是對的。」

「看樣子，那位女神醫並非浪得虛名。」

「這個養生方子是小大夫給的。」

「若沒有神醫師父，她會懂這些嗎？」楚昭昀像是想到什麼似的兩眼一亮，語氣帶著興奮，「就不知那位女神醫能否徹底解了你身上的毒？」

「蔣太醫說過，我體內的毒太奇特了，尋遍他手上所有的醫書，也找不到任何線索，只怕此毒早已失傳，因此想解了此毒，並不容易。」

「我爹娘也為此尋遍大江南北的醫者，皆言，若想解毒，必須先知道此毒的真面目。也是，否則單憑蔣太醫的醫術，豈會解不了我體內的毒？」

楚昭昀瞬間驚了，「是啊，蔣太醫能壓制你體內的毒不發作，已經很了不起了。」可是下一刻，他又精神抖擻了起來，「雖是如此，但也不該輕言放棄，她能得到神醫之名，相信必然醫術精湛。」

衛容駿戲謔的斜睨他一眼，「你想將人家的徒弟滅口，還好意思去求人家嗎？」

楚昭昀不服氣的撇嘴，「我又沒有真的殺人滅口。」

「無所謂，反正我已經習慣了。」

「小舅母可是盼著你成親生子。」雖然表哥身子不好，但京中貴女願意下嫁的還是很多，不過，他自個兒並不願意，說是不想拖累人家，其實，是遇不到心儀的女子吧。

「這也是莫可奈何的事。」

「試一試嘛。」

「再說吧。」衛容駿舉起手阻止楚昭昀繼續糾纏。

他不是不願意試一試，而是一次次的失望教會他順其自然，大不了一輩子與體內的毒共存，十九年了，也習慣了。

第三章 談個交易

若問林言姝，燕州最令人討厭的地方是哪兒，她必然回——燕王府。

雖然燕王深受燕州百姓愛戴，但燕王府卻也是燕州最令人畏懼的存在，就是皇上派來的親信到了燕王面前，也只有低聲下氣的分。

難道燕王府不怕人家告御狀嗎？當然不怕，除非皇上準備出兵踏平燕州，否則皇上對燕王這位同樣姓周的長輩就得禮讓三分，畢竟人家燕王可是守著大周北方門戶，算得上是看門狗，不對人家客氣一點，小心被人家反咬一口……這是師父說的，相當刺耳，卻很實在。

總之，燕王府就是財大氣粗，也很喜歡仗勢欺人，見到美人兒總想弄到自家後院，只是燕王知道輕重，深知民怨是皇上對付燕王府最冠冕堂皇的藉口，因此耍權勢的技巧很高，不但未曾招來民怨，還讓人覺得燕王府很講道理，因此師父說，燕王算是識時務的俊傑，要不，她也有麻煩了。

儘管她再怎麼不喜歡燕王府，但是師父來燕王府主要是給老夫人請平安脈，為老夫人針灸，充當助手的活兒自是她比師弟更適合，她不想來也不行。

每次來燕王府，她必定緊跟師父，可是難免有例外，譬如上茅房時就不可能不落單，而落單往往會帶來極大的麻煩。

「今日讓我逮到你了吧！」

林言殊不自覺抖了一下，真是烏鵲嘴啊！

暗暗嘆了聲氣，林言殊努力維持面上笑容，有禮的轉身面向周子毓，行禮道：「請問四公子有何指教？」

周子毓是燕王最小的兒子，與遠在京城的燕王世子和二公子同為嫡出，因為年紀最小，生得最像美若天仙的燕王妃，因而最受寵愛，自然也成了燕王府裡最令人頭疼的人物。

周子毓深深看了她一眼，轉頭對著身後的小廝小武道：「給。」

小武連忙上前，恭敬的雙手奉上一幅畫卷。

林言殊當然不肯接過來，這可是私相授受。「我並非晉陽學院的先生，無法評論四公子的畫。」單看名字就可知道晉陽學院乃燕州最有名學院。

「我說過了，我若是贏了妳，妳就進王府來伺候我。」

「我當大夫更能造福燕州百姓，四公子不覺得嗎？」林言殊真恨不得踹他一腳，可是她不敢如此放肆。

說起來實在有夠倒楣，因為某日不小心遇到這位四公子，被他當成府裡的丫鬟指使，當時他正好在作畫，她火大之下就挑釁的說：「待你作畫的本事比本姑娘高，再來指使本姑娘。」從此，他就成了她揮之不去的噩夢，他很努力地想將她變成他的丫鬟。

周子毓驕傲的揚起下巴，「本公子難道不比燕州百姓更重要嗎？」

她不覺得……真憋屈，不能說出口！「我比較喜歡當大夫。」

周子毓一臉的不屑，「妳不是醫術不好嗎？」

真是沒禮貌！林言殊面不改色地道：「我年紀還小。」

「妳是不是怕了？」周子毓看著小廝手上的畫卷。

「四公子每個月都要來一次，不嫌煩嗎？」

其實她很想說：你又不是姑娘，為何每個月都要來一次小日子？以前她不太明白，為何師父堅持要她跟村裡的秀才夫子讀書識字？遇見周子毓之後，她明白了，若她跟隔壁的陳大妞一樣，大字不識幾個，她面對周子毓只會像隻快病死的貓兒，絕沒有如今的氣勢。

「本公子就是喜歡妳在一旁伺候筆墨。」

林言殊唇角一抽，難道她看起來就是那種應該在他身邊伺候筆墨的丫鬟嗎？

周子毓命令小廝將畫卷打開，滿懷期待地看著林言殊，「如何？」

林言殊看了一眼，「很好，可惜依然不及我，四公子還是別費心了。」

周子毓很不服氣，「妳也畫一幅《滿園春色》給本公子瞧瞧。」

「我再不回老夫人那兒，師父會擔心。」

「難道妳還會掉進茅坑不成？」

為何這個傢伙還可以更討厭呢？林言殊深吸一口氣，正想要他別再鬧了，忽地見到一群人走了過來。

「小四，你又在為難小林大夫了嗎？」

燕王府的二公子周子曜謙沖有禮，看起來就是一個令人賞心悅目的男子，可是周

子毓一見到他，立馬換了一個人似的，變得端端正正、戰戰兢兢。

「我只是請小林大夫賜教，瞧瞧我這幅《滿園春色》有何改進之處。」

林言殊鬆了一口氣，可是卻在見到周子曜身後某張熟悉卻必須忘記的面孔後，不由得一僵，為何他會出現在燕王府？

「小林大夫，小四若有失禮之處，我代他向妳致歉。」周子曜恭敬的向林言殊行了個禮。

林言殊連忙側過身子，「二公子言重了，我知道四公子沒有惡意。」

「這位是誰？」周子毓不喜歡被人忽略，尤其是被林言殊。

「我為你們介紹一下，這位是永安侯世子。」

「原來是楚世子。」周子毓恭敬的行禮，「久聞楚世子乃大周第一勇士，今日得見，真是三生有幸。」

永安侯世子？林言殊內心不由得一震。雖然看得出來他來頭不小，但是萬萬沒想到會是權貴中的權貴。師父總是說，即使他們遠在燕州，也要隨時掌握京中情勢，畢竟大周的掌權者在京城，因此她知道京中權貴屬皇上親信的有寧國公府和永安侯府，皇上唯一的胞姊還嫁給了寧國公次子，而寧國公府和永安侯府是姻親。楚昭昀彷彿不經意的瞥了林言殊一眼，見她識相，完全裝作個陌生人，很滿意。

「不敢當，大周第一勇士不過是人家給的面子。」

這是實話，論身手，他在衛林之下，更別說是表哥了。表哥看起來是個文弱書生，事實上深不可測，只是他更善於奇襲，長久戰是能免就免，畢竟他的身子骨比不上常人。

「我能否跟楚世子過幾招？」周子毓躍躍欲試。

「小四，別亂來！」周子曜輕斥道。

「沒關係，不過，我此行不宜鬧得眾所周知，只能私下跟四公子過幾招。」

周子毓歡喜的差點跳起來，拍著胸膛保證道：「放心，只有我們兩人，無人知曉。」

「小四就是愛胡鬧，楚世子可別慣著他。」

「不會，說到作詩作畫，我完全不行，但是過幾招比劃一下，倒非難事。」

周子曜無奈的看了周子毓一眼，「還不謝謝楚世子。」

「謝謝楚世子。」周子毓很聽話的給楚昭昀行了一個大禮。

「楚世子前幾日來到燕州，今日是特地上門拜見，我正要帶楚世子去見祖母，你也一起進來吧。」周子曜可不敢讓周子毓留在這兒，免得他將燕王府的臉面丟盡了。

不過，周子毓也不願意費心逮著的人如此輕易溜走，因此說道：「林大夫正在給祖母針灸，二哥不如先帶楚世子在府裡四處瞧瞧，我在這兒候著，待林大夫離開時，再讓小武請你們過來。」

這樣確實不宜進去請安，可是……周子曜看著楚昭昀，交由他作主。

「師父應該好了，我先進去瞧瞧。」林言殊可不想失去脫身的機會，要不，按著老夫人喜歡拉著師父東家長西家短的習慣，只怕要等到午膳時方能離開。

周子毓張著嘴巴，卻只能眼睜睜的看著林言殊溜走。

「我們在此靜候片刻，若老夫人不便見我，過幾日再來也無妨。」

話畢，楚昭昀就見到老夫人身邊的大丫鬟出來相迎，而緊跟在後的是林雨蘭師徒。

他不由得多看了林雨蘭一眼，沒想到這位神醫竟然如此年輕，約莫三十出頭。

丫鬟來到他們的面前行禮道：「老夫人有請楚世子。」

林雨蘭經過他們前面時不過是點頭致意，並無停下寒暄之意，而林言殊更像是見到野貓的小老鼠，恨不得縮得不見人影，可想而知，氣得周子毓咬牙切齒，真想一把將這隻小老鼠拎過來，不過念頭一轉，他就見到周子曜警告性的眼神，只好收起不安分的心思。沒關係，她終究會落到他手上。

周子曜顯然很習慣林雨蘭的作風，無意多作解釋，對著楚昭昀道：「楚世子請。」

楚昭昀點頭致意，邁開腳步隨著周子曜走向正房，至於周子毓，即使不願意，也只能乖乖跟上。

自從在燕王府遇到楚昭昀，林言殊就很不安，總覺得好不容易保住的項上人頭又搖搖晃晃了，那個姓楚的到底會不會派人取她的性命？

原本以為他要她閉上嘴巴假裝沒見過，是因為不想讓燕王府知道他在這兒，沒想到他卻自己出現在燕王府，只是謊報抵達燕州的確實時間，這是何意？他沒有避開燕王府之意，不過是有所隱瞞？若是如此，他來燕州的目的絕不單純。

想通之後，她似乎感覺到暗中有一雙眼睛盯著自己不放，別以為是她想太多了，她真的聞到了。她最引以自豪的並非機靈的腦袋，而是她的鼻子很敏銳，師父還取笑她屬狗的，任何氣味都逃不過她的鼻子。

她不喜歡坐以待斃的感覺，尤其被人家當成什麼壞東西盯著，真不舒服，還不如攤開來談判，看是要殺要剮，或者相信她，與她達成協議，總之，別如此吊著她。

「妹兒妹妹是不是哪兒不舒服？怎麼今日一直魂不守舍的？」名義上，蘇雲牧是林言殊的師弟，可是年紀上，他大了她四歲，因此堅持不喊她師姊，對此，林言殊當然有意見，不過師父沒意見，她也只能認了。

「師弟，我們還是別在一處釣魚，免得魚兒都被你搶走了。」林言殊摸了摸荷包，想著應該將字條放在哪兒。

蘇雲牧嗤之以鼻的「哼」了一聲，「妳若能耐著性子，還怕魚兒不上鉤嗎？」

「我最不喜歡釣魚了。」這教她如何耐著性子？

「不喜歡釣魚，卻喜歡吃烤魚。」

「這是兩回事啊。」一個動手，一個動嘴巴，真的不一樣。

「妳就是懶，只想著吃，不想付出勞力。」

兩眼圓瞪，林言殊沒好氣的撇嘴，「你很愛計較。」

「妳別再喊我師弟，以後魚兒我來釣，妳來吃。」明明是一個教人操心不完的小丫頭，卻老愛在他面前擺出師姊的姿態，真是教人鬱悶。

「不叫師弟，難道叫弟弟？」雖然一字之差，卻差很大，這令她很困擾。

「叫牧哥哥。」他真不知她的小腦袋如何生的，為何反應總能教人瞠目結舌？

「牧……我喊不出口。」明明是師弟，卻要她喊哥哥，真的很奇怪。

「為何喊不出口？」

十歲那年，師父將他從幾個乞丐手上救下來，帶他回家，當時見到年幼的她，他彷彿見到在家鄉被洪水沖走的妹妹，從此他當她是妹妹，可是，她成日「師弟、師弟」的掛在嘴邊，深怕被他比下去……她還真被他比下去了，除了搞怪的本領無人能及，也不知道她腦子是如何生的，盡是些亂七八糟的東西。

「你明明就是我師弟啊。」

「今日若沒烤魚吃，妳可別怪我。」

「我會自個兒釣魚。」

林言殊很有骨氣的帶上自個兒的魚簍釣竿，沿著池塘，找到了一處有大樹又能避人耳目的地方，然後放下魚簍魚竿，像隻猴兒似的俐落爬到樹上，取出荷包裡的信件塞進枝幹間隙，再左看看、右看看，心想躲在暗處盯著她的人應該會發現吧？她已經拋出見面議和的請求，接下來就等著他尋上門，而這會兒當然是專心釣魚，可是忙了半個時辰，一尾魚兒也沒見到，她只能再擣起魚簍魚竿回去找蘇雲牧。蘇雲牧釣了一整簍子的魚，看得她兩眼發直，口水快流出來，可是不喚牧哥哥，一尾魚兒也分不到。林言殊自認是個有骨氣的人，怎能為了幾尾魚兒就降低自個兒的身分呢？沒關係，回去之後，這簍魚兒落到張嬸手上，最後還不是成了一家子桌上的佳餚。

雖然能吃到魚，卻不是燒烤的，林言殊還是免不了小小的失落。不過，她這人有個優點，只要無關生死，向來有轉眼即忘的本領。

接下來，她就專心等那位楚世子行動了。果然，她一走到先前遭到他們擄走的地方，他就出現了。

「我們兩人還真有默契，無須言明時辰地點，就知道此時此刻在這兒碰頭。」林言殊絕不承認這是諷刺，真是覺得他們這樣的陌生人能有這樣的默契不容易啊。

「妳是如何發現我的人的？」楚昭昀真的想不通，他的人潛入燕王府都不見得會被人察覺，她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姑娘，怎麼可能發現呢？

因為燕王府的巧遇，他看她就是個不能不除的隱患，實在留不得，可她偏偏有個了不起的師父，而她師父在燕州深受敬重，就是燕王也對她恭敬有禮，據說老夫人的中風還是她治好的。總之，想要林言殊神不知鬼不覺的消失，這並非易事，再說了，他還期望她師父能解了表哥體內的毒，也因此他更不敢痛下殺手，只能先派人暗中盯著，沒想到她反倒先發現他的人，還主動求見。

「感覺。」無論走到何處皆能聞到某人的氣味，這不就表示她被某人盯上了嗎？

「這可真是稀奇。」

「不稀奇，真是感覺。」她突然覺得自個兒做人真失敗，明明說了實話人家卻不信。

她不願實話實說，他也無意追究到底，便道：「妳見我的理由？」

「我這個人很爽快，也不跟你拐彎抹角，到底要如何才能讓你別再盯著我不放？」

被人一直盯著，感覺像是衣服沾了噁心的髒東西，想甩掉卻又甩不掉，渾身發癢。」楚昭旼實在不知應該露出何種表情，不能不說這丫頭的性子很令人讚賞，可是，難道用詞不能婉轉一點嗎？「這要看妳有何值得跟我交易的條件？」

林言殊苦惱的歪著頭，想了想道：「你難倒我了，我只是個孤女，又沒多大的本事，唯一值得炫耀的就是有個神醫師父。」

很好，這正是他唯一感興趣的，「妳師父任何病都可以治嗎？」

林言殊賞了他一個白眼，「若是任何病都治得了，這世人豈不都能活到上百歲？」

「那妳就沒有任何值得跟我交易的東西。」

「若是你啊，健壯如牛，我對你確實沒有多大的用處，不過你的心上人……不是，我是說容先生，他體內的毒倒有可能用得上我。」

楚昭旼臉色一變，「妳知道容先生中毒？」

林言殊點了點頭，「不過，我只能試試，沒有把握能夠完全解了他體內的毒，除非，你可以明確的告訴我他中了什麼毒。」

「若知道他中了什麼毒，早就解了。」

「所以啊，我只能盡力，不能保證，如何？」

「妳有多大的把握？」

「大約一半吧。」

「多久的時間？」

「三個月左右……但若他體內的毒實在太稀有太難解了，有可能要一年。」

「好，我們成交。」

答應了？林言殊半信半疑，「我為他解毒之後，你會不會又反悔想殺我滅口？」

楚昭旼忍不住皺眉，這丫頭未免太侮辱他了！「若是我動妳一根寒毛，天打雷劈，這總成了吧？」

「若是三個月後，我沒有順利解了他體內的毒呢？」

「我仍會信守承諾，不會傷妳一根寒毛。」

看樣子，他真的很在乎容先生，不過容先生配他……真是可惜了！林言殊點頭道：

「雖然你這個人看起來不值得信任，不過，我相信老天爺是公道的。」

楚昭旼唇角一抽，「妳這丫頭的心眼還真多。」

「真是不好意思，身分卑微，心眼不能不多一點。」

楚昭旼失聲笑了，「這與身分有關嗎？」

搖搖頭，林言殊一副「你真是無知」的道：「我若是爹娘嬌養在閨閣的千金，凡事有他們擋在前面，還用得著花心思跟人家周旋嗎？」

略一頓，楚昭旼點頭承認，「有道理。」

「有件事我們還是先說清楚，既然要幫容先生解毒，我師父就必須知道你們的事。」剛好藉此機會讓她將早已做過的事正名。

仔細一想也對，楚昭旼點頭同意了，可是不忘交代，「相信妳知道如何解說方為合宜，我可不想多幾個不得不除去的麻煩。」

「若是為了防備燕王府，你儘管放心，我們並非燕王府的鷹犬。」

楚昭昀怔愣了下，笑道：「丫頭，聰明很好，但是要藏得住。」

「對哦！」林言姝懊惱的敲一下腦袋瓜，「師父又要罵我口無遮攔了。」

明明心眼兒很多，卻很純真善良，還有一點點莽撞——這丫頭很可愛……楚昭昀一怔，竟然覺得這丫頭很可愛……好吧，她確實很可愛，只是腦子裡盡是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。

「何時來接妳？」

「我要五日準備。」

「好，五日後，李遙同這時辰會來這兒接妳。」

楚昭昀看著躲在暗處的李遙一眼，李遙立即現身向林言姝行禮，隨即往後一退，轉眼又不見人影。

林言姝忍不住眨了眨眼睛，太厲害了，還沒看清楚他從哪兒跳出來又不見了。

「看清楚了嗎？」雖然不必再隱藏行蹤，但是特地請大夫給表哥看病，燕王府就會注意到表哥，此事只能暗中進行。

「看清楚了，不過，若是再來一次也沒關係。」

楚昭昀不想理她了，轉身走人。

林言姝調皮的吐舌頭做個鬼臉，轉身蹦蹦跳跳的往另外一頭離開。

第四章 晨曦初綻的一瞬間

看著籠子裡面的兩隻老鼠，林言姝笑得闔不攏嘴，感覺幫容先生解毒有一個好的開始——因為師父在莊子四周灑了藥，耗子都不敢靠近這兒一步，她一直很擔心五日之內抓不到半隻老鼠，沒想到短短一日，她設的陷阱就順利捕到兩隻耗子，還是健健康康的兩隻耗子。

心情一好，林言姝就喜歡哼小曲，一路從草藥林蹦蹦跳跳的走回房，還差點兒跟踏出房間的迎夏撞上了。

「啊……姑娘又要做試驗了？」迎夏驚嚇的往後一跳。雖然跟著姑娘好多年了，偶爾姑娘給人治病療傷，她也要在一旁搭把手，見識過不少可怕的場面，可是每回姑娘抓老鼠做試驗，她還是覺得全身發毛。

「對啊，這幾日我要親自帶在身邊餵養，確保牠們的身體處在最佳狀態。」林言姝一臉寵愛的看著兩隻老鼠，還調皮的伸手逗一下牠們。

「每天晚上看著牠們睡覺，姑娘不怕嗎？」迎夏知道姑娘的膽子很大，可是想像一下，若牠們從籠子跑出來，跳到姑娘身上……不行，單是想到這個可能性，她兩隻腳就軟了，不禁伸手扶住門框。

林言姝一臉迷惑，「看著牠們的時候不怕，睡著了又何必怕呢？」

迎夏傻住了，姑娘的認知與她完全不同，根本無法溝通。

跨過門檻，進了房間，林言姝一眼就看見几案上的杏花，「咦，哪來的杏花？」

「一位老嫗送來給姑娘的，說是姑娘見了就會明白。」

「我見了就明白？還有沒有說其他的呢？」

「她還請我代為問姑娘一句——姑娘是否喜歡晨曦初綻的那一瞬間？」

杏花……晨曦初綻……林言姝若有所思的挑起眉。

「姑娘，這是何意？」

放下手上的籠子，林言殊拿起杏花，放在鼻子前深吸一口香氣，滿懷期待的道：

「明日晨曦初綻的那一刻不就知道了嗎？」

迎夏顯然還是不懂。

林言殊笑著擺了擺手，「妳去忙，我要陪這兩隻小傢伙玩會兒。」

迎夏真的無法忍受跟兩隻老鼠待在一處，便趕緊出去掃院子了。

林言殊找來一個花瓶，將杏花插進去，突然之間，整個屋子都亮起來。

隔日，林言殊天還未亮就揹著竹簍子出門，不過，她並非上燕子山採草藥，而是上半月坡看日出。

林言殊挑了一塊大石頭，放下竹簍子，正準備坐下，衛容駿的聲音從後方傳來——

「我並未言明地點，小大夫如何知道上這兒看日出？」雖然相信她必然猜得到他的暗示，可是她果真出現了，他還是很驚喜。

林言殊笑盈盈的抬起頭，看著走到身側的衛容駿，「這是離我住處最近，最適合觀賞日出之地。」容先生很體貼，不會教她一個小姑娘未天亮之前上燕子山，而陳家村方圓十里就數這兒是最佳看日出的地方。

「小大夫果然聰明。」

「容先生的謎題不難猜。」最近她只有在他住的莊子見過杏花，而她已經跟楚昭昀達成協議，為他解毒，因此杏花代表他。

他的謎題看似不難猜，但是至少要與他心意相通……很奇怪，他們算不上熟識，然而他們之間好像沒有距離，感覺很親近。

「小大夫喜歡看日出嗎？」衛容駿隨意的在石頭上坐下。

「喜歡。」林言殊也跟著坐下，眺望遠方，等待日出，「小時候師父很喜歡帶我來看日出——晨曦破夜而出，大地欣欣向榮——這就是生命的美好。」

衛容駿細細品味一番，讚賞的點頭道：「好一個『晨曦破夜而出，大地欣欣向榮』，確實美好！」

接下來兩人很有默契的沉默下來，專心迎接晨曦來到，不過轉眼之間，大地從沉睡邁進生機勃勃的世界。

「我不會容許公子傷害小大夫，若是小大夫不想為我解毒，絕不勉強。」聽說小大夫可以為他解毒，衛容駿只覺得是在作夢，可若是如此，為何先前不曾表示？仔細追問，子書方才從實招來兩人之間的協議。

林言殊調皮的對他做了一個鬼臉，「我承認在人家的逼迫下做某一件事，並非是令人愉悅的事，尤其是楚公子那種討人厭的傢伙，不過，若非容先生，我可不會如此輕易就範。」她甚至慶幸楚公子給了她一個能為容先生解毒的理由。

眼中閃過一抹異樣的波動，他忍不住問：「為何？」

「我想容先生應該是好人吧。」

但老實說，她看待他並非只是好人而已，還有一種很微妙的心情，彷彿她應該保護他似的……也許如師父所言，她天生俠義心腸，看到弱者就想保護，因此對嬌

貴的容先生便忍不住生出憐憫之心。

衛容駿感到有種小小的失落，「為何覺得我是好人？我和公子是一夥的，公子若是壞人，我也好不到哪兒。」

「至少容先生不會老想著殺我滅口。」

他忍俊不住的笑出聲。其實，按著他一貫的作風，他深信殺人滅口不留下隱患是上策，何況他此行關係著北境未來數十年的安穩，錯殺好過錯放，只是對她……

「我錯了嗎？」林言殊故作驚嚇的瞪大眼睛，「難道容先生也想殺我？」

衛容駿連忙搖頭道：「不是，小大夫是我的恩人。」

「我還不知能否解了你體內的毒，算不上恩人。」

「無論小大夫能否解了我體內的毒，小大夫都是我的恩人。」

「雖然我說有一半的成算，但是容先生也別抱太大的期待。」楚昭旼是永安侯世子，不難尋遍天下名醫為他解毒，而天下名醫都無法解的毒，勢必很難纏，她可不認為自個兒在這方面的天分必然能勝過那些名醫。

「我早就失去期待了，小大夫不要覺得有壓力。」衛容駿說得雲淡風輕，卻難掩一絲絲悲涼。

林言殊突然覺得很心疼，想必他經過數不清的失望，索性不再抱著期待。她忍不住脫口保證道：「就算找不到法子解了容先生體內的毒，我也能夠保容先生長命百歲，真的，你相信我。」

有一股道不明的情愫從心底緩緩流過，衛容駿輕輕的搖了搖頭，「一個人長命百歲多無聊，不好。」

一個人……林言殊鬆了一口氣，容先生應該沒有跟楚昭旼長相廝守的打算。

「容先生將來會娶妻生子，他們會陪在容先生身邊，容先生不會孤單一個人。」

「我未曾想過娶妻生子。」

「容先生若相信我，明年容先生就可以娶妻生子了。」

「好，我相信你。」

林言殊起身告辭，「師父今日要帶我進城，我得回去了。」

點了點頭，衛容駿起身目送林言殊離開，久久無法回過神。

「小大夫還未及笄，真有本事為爺解毒嗎？」衛邵從隱密處走出來，立在衛容駿身邊。

「你可別因為她年紀小就輕視她。」

「我不敢輕視小大夫，只是大周名醫皆束手無策，她竟有一半成算，實在讓人難以相信。」衛邵不曾看過主子如此維護一個人，對林言殊，他不敢流露出絲毫的藐視，不過，也要讓主子看清楚狀況。

「若沒這個本事，她應該不會開這個口。」她只是有點莽撞，並非不知分寸，要不，直接將她師父或師弟推出來，豈不是更容易跟子書達成協議？

「閻妃臨死前說過，此毒與解藥早已絕跡，蔣太醫也如此認為，小大夫要如何解毒？」

閻妃是先皇的寵妃——先皇時後宮最厲害、最狠毒的女人。先皇一駕崩，安寧

長公主便說動太后讓閻妃給先皇殉葬，閻妃便勾結其他皇子下毒謀害安寧長公主，沒想到這毒卻入了爺的口，當時爺如同置身寒天雪地，無論蓋多少被子、燒多少銀霜炭也無法使身子暖和，還好蔣太醫即時給爺泡了藥澡，將爺從鬼門關拉回來。

隨後事情追查到閻妃身上，而閻妃在安寧長公主命人逼供之前搶先吞下毒藥，最後只留下了這麼一句話——此毒與解藥早已絕跡。安寧長公主說過，閻妃留下這麼一句話，目的是要他們一輩子沒有盼頭，其心可謂惡毒。

「我也很好奇，我們很快就能知道了。」

「但願小大夫真有本事為爺解了體內的毒。」

「我相信她解不了也可以保我長命百歲。」

主子相信，衛邵也不敢再多說什麼，便道：「時候不早了，爺該回去了。」

衛容駿不發一語的轉身往另外一邊離開。

經過五日的等待，楚昭昀有過不少想像，不過，萬萬沒想到會先遭到驚嚇。

「這是啥玩意兒？」楚昭昀驚恐的指著林言殊從藥箱取出來的東西，他未曾見過如此怪異的東西，尤其那尖尖的像針一樣的東西，教人寒毛直豎。

林言殊揚起下巴，一副「你很沒見識」的道：「這是我師父獨家的抽血儀器。」

楚昭昀不是很明白，但是捕捉到關鍵的兩個字，整個人差一點激動的跳起來，「你要抽他的血？」

林言殊不屑的斜睨了他一眼，他看起來明明高大威猛，好像天不怕地不怕，怎麼抽個血就嚇傻了？「你們不是不清楚容先生中了何種毒嗎？我也只能從容先生的血液裡面尋找解毒的法子。」

「不能用其他的法子嗎？」楚昭昀還是無法接受那玩意扎在身上。

林言殊很想一腳踹過去，師父老是笑話男人中看不中用——此話用在他身上還真是對極了！「若能用其他法子，我有必要抽容先生的血嗎？」

「可是……」

「你出去，別在這兒擾亂我！」

「我不會將容先生單獨留給妳。」

林言殊瞥了迎夏一眼，「沒看見這兒還有一個人嗎？」

迎夏無辜的眨了眨眼睛，人家她好歹比她家姑娘高了半個頭，看起來有如此不起眼嗎？

楚昭昀完全漠視迎夏無聲的抗議，「她是妳的人。」

林言殊火大了，摩拳擦掌地準備痛宰某人，「你是不是不願意我為容先生解毒？」

「公子還是出去外面候著。」衛容駿終於出聲了。若他偏向小大夫，子書只會看小大夫越發不順眼，可是由著他鬧也是不妥。

衛容駿發話了，楚昭昀也只能乖乖出去候著，不過臨走之前，不忘低聲警告林言

妹，「容先生的身分可是非常尊貴，妳若用心為容先生解毒，絕對有妳的好處，但是妳若傷了容先生，我不動妳，也會有人收拾妳！」

若是不賞他一個白眼，她覺得很對不起自個兒。「究竟是我不長腦子，還是你不長腦子呢？我這種卑微的小女子不會為自個兒樹敵，若是盡了最大的努力還是解不了毒，容先生也不過是維持原狀。」

這下楚昭昀終於肯摸摸鼻子退出房間。

林言殊走到床邊，也不著急的與衛容駿閒聊道：「容先生會怕嗎？」楚昭昀嚇成那個樣子，容先生豈可能不受影響？

「這很可怕嗎？」

「我第一次抽血，嚇得臉色發白，可是有過一次經驗，之後就不覺得可怕了。」

「如此說來，這玩意也不是多厲害，不過一次就教妳釋懷了。」

「就是啊，未曾見過的總是嚇人，見識過了也就不稀奇了。」

「妳放心抽血，我不怕。」

「容先生不妨閉上眼睛，想著開心歡喜的事，我很快就好了。」

衛容駿沒有異議的點頭閉上眼睛，林言殊見了甜蜜蜜的笑了，莫怪師父說，醫病之間首重互信，得不到信任會教人想撒手不管，就像楚昭昀那樣的人，而容先生這樣的病人，會讓醫者覺得信心倍增。

屋內的氣氛很好，屋外的楚昭昀卻是一刻也靜不下來，走過來又走過去，一直懊惱剛剛沒有問清楚，她要如何從表哥的血液裡尋找解毒方子？實在是不曾聽聞過這樣的事，他越想越覺得不妥。

這時，洪興從外頭走來，來到他身邊，湊到他耳邊說了幾句話，他不由得臉色一沉，在這同時，房間的門打了開來，林言殊帶著迎夏走出來。

「好了，你可以進去了，我要回去了。」

「妳要回去了？」楚昭昀驚愕的縮回急於伸出去的腳步。

林言殊又忍不住送他白眼了，「難道你以為說解毒就可以解毒嗎？」

頓了一下，楚昭昀搖了搖頭，卻還是很困惑，「不是，可是，妳要如何解毒？」

「回去做試驗啊。」

「試驗？」

「這是我的專業領域，你不必管，總之，我會盡最大的努力為容先生解毒。」

專業領域……顧名思義，楚昭昀當然明白她的意思，可對她就是生不出信心。

林言殊擺了擺手，懶得跟他廢話，「好啦，準備馬車送我們回去了。」

這會兒再糾纏也沒意義，楚昭昀也不再囉唆的讓李遙送她們回去，而他趕緊進屋查看衛容駿的狀況。

「你覺得如何？」楚昭昀打量了他一會兒，實在看不出有何差異。

「我沒事，小大夫不過是從我身上抽了一些血。」

楚昭昀真的想不通林言殊在玩什麼把戲，「她真的能解了你體內的毒嗎？」

「不是說至少三個月，也可能一年，不急。」這麼多年了，他還真不差這點時間。

「你還真沉得住氣。」

「如今我還好好活著，也不差這一年。」

「也是，一年的時間是等得起。」楚昭昀在床邊的小杌子坐下，聲音轉為低沉，

「有件事一直沒告訴你，我找到人了。」

「你妹妹？」衛容駿並不驚訝，若依他的推算，子書去了燕王府後，燕王府為了確認此事是否屬實，就會藉口幫忙找人進行查探，而且不出三日就可以查個水落石出，除非不曾有過這麼一個人，或者早就出了什麼意外死了；不過，燕王府找到人也不會立即知會子書，總要過個十日半個月，畢竟燕王府在此事上若顯得太過迫切，難免教人懷疑他們居心叵測。

楚昭昀卻完全沒有找到妹妹的歡喜，反而冷哼一聲，「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妹妹。」

「有何問題？」

「是燕王府的二公子找到人的。」

「這不是早在我們的預料中嗎？燕王府既然知道你來這兒的目的，就不可能置身事外，再說了，你也不想鬧得人盡皆知，燕王府當然要充當好人幫你出面，相信燕王府必然不會將你的身分透露出去。」

「這些我都知道，可是，我怕被人家玩了，因此讓洪興暗中查探，她確實是十三年前在一位病重的婦人相託下帶回翠香樓養大的，不過，洪興查到翠香樓背後有燕王府的影子。」

「翠香樓是燕王府的產業？」

「應該說，翠香樓的老鵠是燕王的老相好。」

略一梳理，衛容駿做了一個結論，「人很可能是真的，但是被燕王府控制住了。」

「我也擔心如此。燕王疑心病重，絕不可能相信我此行的目的只是找妹妹，而我一找到妹妹，自然要將人贖出來，此人便可以待在我身邊，監視我的一舉一動。」

「你又不怕監視。」

「我是不怕，可是想藏住你就不容易了，別忘了小大夫正在幫你解毒。」

「以後別讓小大夫上門就行了。」

打量了衛容駿一會兒，楚昭昀忍不住嘆了聲氣，易容不只不想讓人一眼就認出來，更是為了淡化他的矜貴之氣，可是尊貴的身分早就刻在骨子裡，豈是能輕易藏得住的？「沒有小大夫，你也夠招搖的了。」

「先不說我，既然找到人了，你就不能不把人帶回來，否則，反而顯得你有所顧忌。再說了，難道我們連個小姑娘都應付不來嗎？大不了安排人盯著就好。」

一頓，楚昭昀苦惱的坦白道來，「那位姑娘不像我娘。」

「不像永安侯夫人，也許像你姑姑。」

「不像，別說是姑姑，就是姓楚的，我也找不到一個與她相似的，這豈不是說不過去嗎？」這才是他對她起疑心的主要原因。

「無論如何，還是要將人帶回來，畢竟你來這兒可是為了尋她，明明找到人，卻又遲遲沒有行動，難免教人猜疑。」

楚昭昀倒是不擔心，「事關永安侯府的血脈，難道我不應該謹慎再三地確認嗎？」

「這倒也是，不過，總不能連個表示都沒有。我想此事不會輕易了結，你不願意

以勢壓人，翠香樓就不會白白讓你將人帶走，你只怕還要費心交涉。」

「這樣更好，我慢慢交涉，也方便你行事。」雖說表哥沒要讓他幫著掩護直至最後，可是跟著他一起來到燕州，當然同時離開更為妥當。

想了想，衛容駿終究沒有反駁。他知道子書的想法——自己是一個需要被人照顧的病人，尤其出門前，娘親拉著他說個不停，自己好或不好便成了他的責任，所以，即便自己一再強調無須顧慮他，子書還是處處考慮他，就怕無法平平安安將他帶回京城。

雖然周子曜並非世子，但是一直待在燕王身邊，自然比遠在京城的世子更親近燕王，也更得喜愛，不知不覺當中，燕王也習慣將他帶在身邊親自指點，許多要緊的事更是交給他辦理，藉此磨練他。

「父親，楚世子並未交出銀子將人贖回，是不是察覺到我們在後面操縱此事？」周子曜看不上楚昭旼，總覺得他就是一個腦子不行的武夫，當然，這樣的人行事風格豪爽俐落，更好操控，可是沒想到事與願違，楚昭旼行事相當謹慎，並未一口氣就答應翠香樓老鵠提出的要求。

「翠香樓那個丫頭真是永安侯的女兒？」燕玉還是了解兒子，若沒有藉此事玩點什麼花樣，必然覺得可惜。

「我不會傻得在此事上頭動手腳。」

周子曜當然動過此種念頭，可是將一個人換成另外一個人，不僅極費功夫，而且一個環節疏漏，滿盤皆輸，風險太大了，再說了，即使真是楚昭旼的妹妹，還是可以握在他手上，何必用個假的？

「只要翠香樓那個丫頭的身分正確無誤，即使知道此事有我們的影子，難道他還能不認妹妹嗎？」

燕王不怕楚昭旼不認妹妹，只怕這件事不過是個謊言，可是按著楚昭旼陳述的情況，經過再三打探，確實沒有杜撰捏造之疑，而且還真找到人，楚昭旼遲早會將人從翠香樓帶走。

「沒錯，只要那個丫頭真是楚家的女兒，他勢必要將人帶回永安侯府。不過，為何他還不出手贖人？那個丫頭如今還是清倌，過些日子老鵠就要放出消息，拍賣她的初夜。」這是晉陽城妓館的慣例，妓女在開苞前半年，就會拋出消息來讓恩客出價競標。

燕王笑著搖搖頭，「你以為豔娘有膽子在此時拍賣那個丫頭的初夜嗎？」

「為何沒膽子？」有他父親當靠山，豔娘在晉陽城還真是橫著走，誰也沒放在眼裡。

「別忘了，是你出面幫忙找人，楚世子又是從京城來的，即使豔娘不知道他的真實身分，也猜得出非她能輕易得罪之人。」

「對哦，我倒是沒想到這一點。」

「你也別急，事關永安侯府的血脉，楚世子不能不謹慎。再說了，他來這兒的目的若不單單為了尋找流落在外的妹妹，更沒必要急著贖人。」

周子曜頓時豁然開朗，「如此說來，他反倒樂得與豔娘慢慢周旋。」

「你告訴豔娘，一萬兩的贖身銀分毫不能減。」

頓了一下，周子曜有些擔心，「一萬兩會不會太多了？」

「不多，這丫頭可是永安侯的嫡女，身分尊貴得很。」

「若他堅持付不出一萬兩呢？繼續拖著，他該幹的事都處置好了，我們再將人送到他身邊也沒多大的意思了。」

燕王驕傲的揚起下巴，「你以為本王在北遼沒有盟友嗎？」

怔愣了下，周子曜兩眼一亮，「難道北遼已經在父親的掌控之中？」

「不能說完全在掌控之中，只是不難事先得知皇上是否私下派人前往北遼議和。」

「這就夠了，只要事先能掌握此事，就可以阻止。」

「不過，還是要盡早將人安排到楚世子身邊。」

「是，可是，父親真的認為楚世子身上有皇上的密令？」

燕王將此事梳理了一下，細細分析道來，「皇上一心一意想裁減燕州駐軍，與北遼議和勢在必行，可是三番兩次被我們攬亂了，還將罪名栽在北遼頭上，致使如今朝中許多大臣反對議和，皇上若不想打消此念頭，也只能由明轉暗。」

「永安侯深受皇上信任，而永安侯府的侍衛皆是跟隨永安侯上過戰場的，有足夠能力護衛永安侯世子潛入北遼，因此皇上將此事交給永安侯世子的可能性很大。」

「可是，楚世子去年才進了五城兵馬司，除了在外國使節來訪的宴席上，與他國勇士交手，贏得漂亮，掙得大周第一勇士的美名外，根本看不出他還有什麼其他本事，皇上有可能將此重責大任交給他嗎？」

「他代表的只是身分，皇上真正看重的是他背後的永安侯府，還有寧國公府。」

「楚世子的外祖父家？」

燕王點了點頭，藉此讓兒子看清楚狀似沉寂的寧國公究竟有多大的實力。「雖然老寧國公一心一意修書，如今的寧國公也是文官，可是，寧國公府卻出了一個為皇上走遍大江南北、威震外邦的駙馬爺鎮南侯。本王相信鎮南侯在北遼必定有不小勢力，而這些勢力必能助楚世子順利跟北遼簽訂議和。」

「鎮南侯不是有個兒子嗎？」

「鎮南侯世子在五歲那年大病一場後，便遠離京城避居南方，據說受不了北方寒冷的天氣，皇上應該不會派他來燕州。」

周子曜終於不敢小看楚昭昀的實力了，「不過，我的人並沒有發現他有任何舉動。」

「你的人可盯緊了？」

「他的身手太好了，不敢盯太緊。」

「看樣子，你的人很難完全掌握他的行動，還是盡早在他身邊安排眼線。」

「不如我們想個法子逼他贖人。」

燕王擺了擺手，「他不急，我們更不能著急。」

「若他非要事成再贖人，這顆棋子就失去意義了。」

「這倒未必，以後她隨永安侯世子回京，對我們還是有幫助。」

「雖是如此，我們若不能度過眼前這道難關，將來我們只能任由皇上擺佈。」

如今皇上只是想削弱燕州的駐軍，可是一旦燕王府失去戰鬥力，下一步皇上可能會剝奪燕王府調動兵馬的權力，再來很可能在燕王府的子弟上頭隨便安個罪名，譬如不學無術、欺壓百姓，然後將父親降爵……總之，皇上最後的目的就是讓燕王府成了空殼子，中看不中用。

略一思忖，燕王道：「畢竟是你幫楚世子找到妹妹，理當出面關心一下。」

周子曜笑著點頭應允，「是，若楚世子遇到困難，我出面幫忙也是應該的。」

「不，你別自個兒出手。」

想了想，周子曜明白了，「燕王府是這兒的地頭蛇，幫他找妹妹是舉手之勞，可是他要不要將人帶走，這是永安侯府的事。」

「正是如此，還是交由豔娘出面施壓。」

「父親不是說豔娘不敢得罪楚世子，如何施壓？」

「不能得罪，但虛張聲勢無妨，楚世子不能不顧面子，總是會著急的。」

這下周子曜終於覺得鬆了一口氣，「我知道了，我會將父親的話轉告豔娘，相信她自有分寸。」